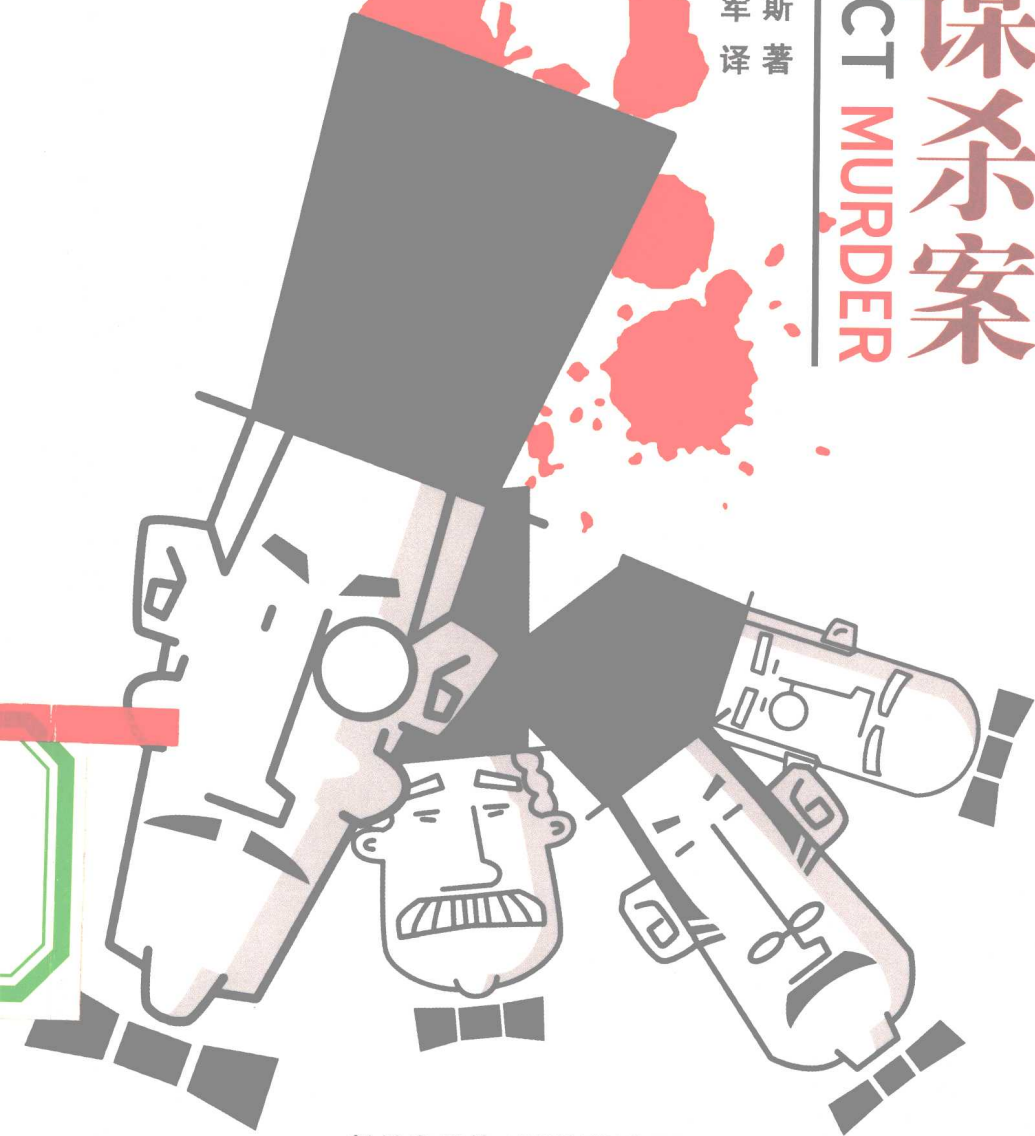


陆桥谋杀案

THE VIADUCT MURDER

(英) 罗纳德·A·诺克斯 著

张志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陆桥谋杀案

The Viaduct Murder

(英) 罗纳德·A. 诺克斯 著

张志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桥谋杀案 / (英) 诺克斯著; 张志军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80225-495-4

I. 陆… II. ①诺… ②张…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9024号

The Viaduct Murder

By Ronald A. Knox

 午夜
文库
谢刚 主持

陆桥谋杀案

(英) 罗纳德·A. 诺克斯 著; 张志军 译

责任编辑: 党敏博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陈 腊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30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08年9月第一版 200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495-4

定 价: 2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诺克斯：推理小说中的摩西

背叛教会的“神父大人”

信仰对于一个人有多重要？比至关重要更重要。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信仰是可以决定性格的。越是天才式的人物，信仰的作用越是举足轻重。万事如此，推理小说更是如此。推理圈内的大师有不少，但能称为“天才”的却寥寥无几。很幸运，在推理小说处于崛起的关键阶段，有一位叫做罗纳德·A·诺克斯的天才出现了。

诺克斯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宗教家庭，父亲是曼彻斯特的主教大人。诺克斯理所当然拥有宗教信仰。但问题在于，父亲老诺克斯是英国国教主教，而令年轻的小诺克斯神往的却是罗马天主教会！没人能说清在国教环境里长大的诺克斯为什么会滋生出如此“离经叛道”的信仰，也许是父亲过于严厉，也许是“物极必反”的必然作用，也许是因为诺克斯毕业于那座该死的牛津大学……反正，诺克斯的

宗教信仰把自己赤裸裸地摆在了整个家族的对立面。

每天以劝说别人加入英国国教为工作的老诺克斯自然不能容忍亲生儿子的“背叛”，而“懂事”的儿子也没有让父亲过于为难——诺克斯非常干脆地宣布和整个家族脱离关系。从此，父亲的荣耀、父亲的财产以及父亲本身，和诺克斯再也没有扯上半点关系。一九一七年加入天主教會的诺克斯因为出色的才能和“破釜沉舟”的忠心，很快便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赏识。一九一九年，诺克斯成了教皇的第一助理，官方称谓叫“诺克斯主教大人”。

按常理分析，以“背叛”整个家族为代价换得的天主教荣誉，应被诺克斯视为生命。如果真是这样，诺克斯也就不会拥有今日在推理领域的地位了。一九二五年，主教大人灵感突至，挥笔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推理小说《陆桥谋杀案》。这部“游戏之作”虽然被一些评论者评价为“情节拖沓，构思离奇”，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它的热卖。《陆桥谋杀案》以幽默的风格、绝妙的布局，确立了诺克斯特有的推理创作风格。

诺克斯受此鼓舞，推理创作的“欲望”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先后创作了《三个水龙头》、《闸边足迹》、《筒仓陈尸》、《死亡依旧》、《双重反间》等推理小说，部部皆为经典的古典本格推理大作。而他笔下塑造的“难以形容”保险公司调查员麦尔斯·布莱顿则成为整个推理小说历史上最经典的侦探形象之一。

不管怎么说，推理小说在世人心目之中始终难改“小道”的地位。而在以正统、严肃、正大光明著称的罗马教会眼中，推理小说更是永远不应该和神职人员扯上关系的。诺克斯创作的推理小说接二连三的热卖，让很多教会中人大呼“人心不古”。但碍于诺克斯的才华和地位，也不便和这位大人闹翻。

但“无法无天”的诺克斯在一九二八年做出了一件让教会无法容忍的“罪行”——他居然代替上帝，撰写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十诫”！伟大的“十诫”，是只有上帝才有权制定的！即使是摩西一般贤明的人物，也只能手捧“十诫”，亦步亦趋地领着苦难的同胞走出埃及；而诺克斯居然敢以“十诫”的形式阐述推理小说的创作规条，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在诺克斯之前，推理小说创作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阶段。虽然也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但基本上属于自发状态。是诺克斯大人第一次从理论上阐明了推理小说的创作规则，将这一文学形式规范化。如果说埃德加·爱伦·坡告诉了世人推理小说是什么，那么诺克斯就是第一个告诉人们推理小说应该怎样写的人。

“不能借助超自然力”、“不能杜撰不存在的毒药”、“不可以监守自盗”、“助手智商不能高于常人”、“不能在无预告状态下使用双胞胎”……如果没有美国的史密斯博士制定的最初的十三项篮球规则，那么今天看到的就不是NBA而是十人群殴；同理，如果不是诺克斯写出了“十诫”，也许今天的推理小说会像《封神演义》一样变成神仙斗法式的神怪小说，会像《弗兰肯斯坦》一样变成人造人式的科幻小说，会像《魔戒》一样变成魔法传说式的玄幻小说……总之，如果没有“十诫”，推理小说的今天是不可想像的。

但天主教会显然懒得站在推理文学的角度上赞叹诺克斯的不朽贡献。他们除了觉得这位主教大人罪该万死之外，没有意识到“十诫”的任何价值。在教会的重压之下，诺克斯不得不放弃了推理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可以说，他因为推理背叛了教会，又因为教会背叛了推理。

远离推理小说的诺克斯专注于宗教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他是第

一个将拉丁文版《圣经》翻译为英文版的人。天才的光芒是世俗无法掩盖的——即使远离推理，诺克斯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先知。

游戏福尔摩斯的“福尔摩斯学之父”

对于推理小说而言，诺克斯不仅仅是一位创造者，还是一位出色的继承者。在别人眼中看来已经有些脱离时代的“远古课题”，到了诺克斯手中却被雕琢得熠熠生辉。读者应该知道，我指的“远古课题”名叫福尔摩斯。

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在诞生之初可谓风光无两。不仅在一夜之间“粉丝”遍及全球，更是改变了推理文学在整个文学领域的地位。但没有什么人物的风光可以战胜时间的侵蚀。来到诺克斯所处的时代，这位住在贝克街的大侦探地位已经相当尴尬（一生侦破的六十个案件已经被世人背得烂熟于心，一个个侦探后生的崛起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行动落后于时代，当功绩愈发虚无缥缈，尴尬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避免。还能指望人们谈论福尔摩斯什么？《血字的研究》还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这些故事早已被时代淘汰。

作为福尔摩斯的信徒（该死！主教大人的信仰的确多了一点），诺克斯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爵士笔下的伟大侦探。一九二八年，诺克斯在当时的畅销杂志《蓝皮书》上发表了《福尔摩斯文学研究》一文，确立了其“福尔摩斯学之父”的地位。

福尔摩斯的原型是哪位高人？福尔摩斯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华生医生结过几次婚？莫里亚蒂教授到底有多深不可测？贝克大街藏在伦敦何处？华生的小狗为什么会不翼而飞……如果你自信将

福尔摩斯的故事背得滚瓜烂熟，那么上面的问题你能答对几个？在诺克斯的带动下，“福尔摩斯学”迅速走向成熟。经过近一百年的岁月，这门科学魅力依旧，而且研究范围在不断扩大。索隐、探佚、原型研究……可以说，是福尔摩斯启迪了诺克斯，是诺克斯挽救了福尔摩斯。

诺克斯的福尔摩斯学的功力在《陆桥谋杀案》中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让人瞠目结舌。也许一切技艺的巅峰境界，都是以近乎游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陆桥谋杀案》中，诺克斯好好地将福尔摩斯先生调侃了一番。从烟斗理论到板球手的帽子，从凶手的木腿到华生的怀表，最后，诺克斯干脆把小说的一章直接叫做《福尔摩斯的方法》。故事中的侦探们争先恐后地将福尔摩斯的手段“嫁接”到自己的侦探过程中，可这些侦探都忽略了一个比方法更重要的问题（侦探的智商）所以伟大的福尔摩斯因为他们而名声扫地就不足为奇了。

福尔摩斯的拥趸者不必咒骂神父大人诺克斯又一次的“大逆不道”，事实上还有什么比得上创建“福尔摩斯学”更能表示对阿瑟爵士和福尔摩斯的尊敬呢？诺克斯不惜血本的恶搞无非是想告诉读者，福尔摩斯的方法，功力不足的半吊子侦探切勿模仿，否则稍有不慎，必将走火入魔！

颠覆推理的“推理先知”

诺克斯的一生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纠结。

纠结于英国国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纠结于宗教信仰和推理情结之间，纠结于福尔摩斯的是与非之间……在《陆桥谋杀案》中，

诺克斯返璞归真，在推理与反推理之间着实地纠结了一把。

就像从上帝制造出光的那一刻起，一种叫黑暗的东西就同时存在一样，推理诞生的那一天，“反推理”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推理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古典本格推理小说，其内容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意义，就像现实中没有哪个凶手会使用密室或消灭足印来掩盖罪行一样。推理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凶手要聪明到可以设置一般人无法破解的谜团，却又要傻到只有靠杀人才能解决问题。”

这一特性决定了推理小说中的推理桥段同样架空现实。一方面这个桥段精妙得让人拍案叫绝，另一方面却让人在拍案之后不禁皱眉：“这些推理在现实中管用吗？”于是，一种“反推理”情结酝酿生成。不管一部多么经典的推理小说，总有人会质疑推理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就像人们总在议论的那样：“书中的侦探们运气总是很好，总是可以找到凶手遗失的烟斗。”

早在《陆桥谋杀案》以前，以“反推理”为最高目的的推理小说便层出不穷。大名鼎鼎的 G. K. 切斯特顿写出了《奇职怪业俱乐部》；E. C. 本特利创作的《特伦特最后一案》作为一部反推理作品，更是成了开启推理黄金时代的不朽之作；而罗纳德·A. 诺克斯的《陆桥谋杀案》，则是古典本格派中此类作品的最高成就。

一个自以为是的侦探，或是智商有限，或是运气不好，或是为情所困，总是在一番严密谨慎的调查和推理之后，得出一个与真相相差甚远的结论——这是所有反推理小说共同的模式。作者以此来嘲讽所谓的精妙推理在现实中根本是“水中捞月”。而诺克斯大人似乎觉得由一位侦探的失误所得出的结论有着太多的偶然性，不足以证明“推理无用论”。所以，在《陆桥谋杀案》中，主教一共安排了四位侦探登场。“四大名捕”面对一桩离奇的谋杀案，各显神通，不

断提出自己的推测。但现实不断地击碎了四个热血青年的名侦探梦想——此种残酷对于稍有自尊的侦探来说，无疑比命案本身更难以下咽。我自认是推理小说的狂热爱好者，反推理小说也读过不少。但诚实地说，在合上《陆桥谋杀案》之后，我的确对所谓的经典推理小说产生了一丝质疑——即使只是一瞬间，我不得不承认，诺克斯大人反推理的设置扣动了我的心弦。但这并不说明诺克斯大人对推理带有任何的成见，而《陆桥谋杀案》只是天才小憩时的游戏之作。之后诺克斯创作的《闸边足迹》、《筒仓陈尸》等作品都是布局绝妙、推理神奇的正统推理大作。

这就是罗纳德·A·诺克斯，天才的叛逆者，推理的先知，福尔摩斯学之父，“十诫”的书写人。

褚盟

作者简介

罗纳德·A. 诺克斯（1888 - 1957），曼彻斯特主教之子，毕业于牛津大学。一九一七年加入天主教会，一九一九年起担任天主教神父，编译了“诺克斯版”《圣经》。一九二五年开始推理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了《陆桥谋杀案》、《三个水龙头》、《闸边足迹》、《筒仓陈尸》、《死亡依旧》、《双重反间》等推理小说，都是布局奇特、风格幽默的“游戏化”经典之作。同时，诺克斯非常注重推理小说理论研究，享有“福尔摩斯学之父”称号。一九二八年，他制定了“推理十诫”，明确规范了推理小说的创作规条，是推理小说史上先知式的人物。

目 录

1	第一章	帕斯顿·奥特韦莱高尔夫球会所
12	第二章	深草区
19	第三章	拼接事实
27	第四章	无尽的线索
35	第五章	铁道勘察
42	第六章	戴夫南特先生的行踪
50	第七章	卡迈克尔的想法
58	第八章	警方调查和一条新线索
65	第九章	生动的照片
72	第十章	书本要比女士易于沟通
80	第十一章	葬礼与守夜
88	第十二章	钢琴伴奏下的搜索
97	第十三章	暗道里的人
104	第十四章	追捕的意外结局
111	第十五章	戈登逮住机会进行哲学探讨
118	第十六章	里夫斯答应全力而为

目 录

126	第十七章	乘哪趟火车?
134	第十八章	福尔摩斯的方法
141	第十九章	莫当特·里夫斯自言自语
150	第二十章	最后的证据
158	第二十一章	小测试
165	第二十二章	大雾中
170	第二十三章	里夫斯违背诺言
177	第二十四章	戈登富有哲理的宽慰
185	第二十五章	令人沮丧的事实
193	附录一	
195	附录二	

第一章

帕斯顿·奥特韦莱高尔夫球会所

万物皆有用途。死去的动物们滋养着植物王国，蜜蜂在废弃的邮筒里安家，迟早，会有人发现兵工厂的用处。这片古老的英联邦宅第，在今天英雄辈出的英格兰人的心目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令人瞩目的联排房屋，不快地目睹着世俗的游客们从公路干线下驶到乡间的林阴道，在宅第间的小路上来回穿行，继而又冲回公路干线。这些路曾是家族私产，但该家族以此地生活费用昂贵为理由离开了，房屋中介公司对这样不高明的借口一笑置之，不以为意。房子虽说是一堆废墟，但却可以在庭园外建一个高尔夫球场。数世纪以来，这片土壤嘲讽着持犁的农夫，如今用铁头球杆击碎了顽固的供奉制度（定期向牧区教堂交纳岁入），不过，密植的草场恢复了土地往日的柔软和优雅。也许，昔日的幽灵会游荡在球场上，但是高尔夫球可以击穿它们。

帕斯顿·奥特韦莱（别置疑作者，第二个词没什么特殊的含义）地区似乎格外符合物竞天择的自然之道。庞大的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群，由贵族奥特韦莱十五世创建（早年他明智地出售了南海公司），也是其主人伟大功勋的纪念碑，在十九世纪末的一场持续一整夜的大火中焚毁。当地消防队对大火的救助，精力过人，但却考虑欠周。由伏尔干^①开始的灾难，阿科洛厄斯^②把它变成了一场浩劫。如今，建筑还在，内部构件裸露，墙上的壁纸荡然无存，大理石雕像羞愧地面对路人，活像是一座内部陈设可以一览无余的“玩具屋”。如果说，建筑主体的灰色泥墙表现了主人审慎的处事态度的话，那么枪弹和火药的储藏室则见证了其先祖的勇猛。那些可怜的房屋，如今已不再能够向我们讲述更多的秘密了。花园里，腐败像瘟疫一样蔓延——杂草越过了小径，攀爬上了废弃的栏杆；一些耐寒的花木依然盛开，大半却被蔓生的杂草覆盖，如同一位古老国度的幸存者，身份高贵却衣衫褴褛。奥特韦莱家族从未打算重建此宅，他们谨慎地隐退到庭院另一头的一幢老庄园里——非砖木结构的房屋，那是一百五十年来一直为家族寡居人士留存的“乐园”。曾几何时，这座不再显赫的宅子被估价甚高，于是奥特韦莱家族出售了它。

不必为帕斯顿·奥特韦莱家族痛惜，因为这片领地的高贵与高尔夫球运动一样备受争议。由于铁路交通顺畅，一个积极进取的高尔夫球会所，为乡村孤寂的氛围带来了一丝城镇的气息。现在，只用一个小时，便可从伦敦抵达此地。如果该会所不是实行会员制的话，两者之间的路程花费还可以缩短十五分钟。独幢小屋雨后春笋般地

① Vulcan，古罗马宗教信奉的火神。

② Achelous，古希腊的河神。

在周围生长起来，每一栋都带有车库和台球游戏室。三四十幢小屋均出自一位建筑师之手，外部全是粗泥墙、红砖瓦，内部格局则千变万化。位于大教堂、市政厅和广场^①等建筑中央的是奥特韦莱家族宅院，现在的高尔夫球会所。高尔夫球协会以他们所理解的与主体建筑相同的风格，大规模地扩建此宅，尽管木材在潮湿的天气里质量下降，会发生翘曲等问题，但扩建的部分仍然毫无争议地采用了砖木结构。当然，如今它不仅是一家会所，也是一家昂贵的酒店——如果可以把它叫做酒店而不是僧侣居所的话。因为，居住在这些“令人愉快”的房间里的房客，目的只有一个——打高尔夫球。一天两次游走在高尔夫球场，一派本笃教会的严肃与刻板，但全都气定神闲。晚上，则聚集在月光下，谈论他们神秘的宗教。

由此，不得不提到乡村教堂。不错，帕斯顿·奥特韦莱仍是乡村，与英国许多其他的小村庄一样，是在一片空地上随意生长出来的村庄，布局散乱。过去，教堂位于村庄和贵族宅第之间，是一方仁慈之地，为绅士良民提供片刻的心灵安宁。尽管教堂的历史比球场甚至奥特韦莱的家宅还要久远，但由于其附属地位，它始终是一个寄生组织，是基督教新教组织过度膨胀的结果。如今，作为高尔夫球产业基地的建筑物，它依然是令人瞩目的，虽说想去教堂又找不着路的人，经常被指路人错误地引导到高尔夫球场第十五轻击区。教堂周日九点半开放，以备那些在开局前想通过晨祷振奋精神的先生们的不时之需。如果下午没有葬礼的话，教堂司事还可以充当一下球童。该牧区的圣职，由一位喜好高尔夫运动的牧师担任，他也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由于一位缺席绅士的举荐，他获得了这份薪金

^①三者是城镇活动中心。